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九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三

誥封金太淑人楊氏墓誌銘

予過秣陵金觀察署觀察爲言其從弟孝以失怙事王母如其母往欲録賢節爲王母旌而未逮也曁予官京師觀察弟司馬由學士爲予官前游時相往來倍知其從弟國

學工文章善事王毋益晨昏冬夏無間焉越明年司馬授節鉞出撫七閩而觀察以致仕北還會其從弟承重居王毋憂觀察乃為介持毋狀來謁銘按狀毋楊姓順天大興籍父鴻臚丞夢曳咲以松而生毋念金氏世婚相其諸子中有茂才君者以為賢而許之為繼妻顧茂才君高才通經術遠近造請者不絶于閭且意氣豪上無暇理家人事一切皆責之毋毋司鐍鑰啟藏室無錢貝啟篋無繒帛絲絮啟橱窖無粱菽膏膳充什器者苐所在牣圖史堆垛狼籍

母大喜以為家清白不事封殖益勉勵勸為學會茂才
君女兄夫曹君廉訪崖州以臬事重非茂才君掌幕記
不可迎茂才君往而茂才君死母乃撫前孤一如已出
力教之以京師俗奢飲啄煩恐一婦持門户或不給乃
遷之易水杜門絶鬻贖謂可以教子且嗇費也既長子
豊以翹關授北直馬水路游擊管都司事封昭勇將軍
死于官母撫次子復與諸孫皆成學次子為茂才有聲
而諸孫鋏與鍹皆以國學授監郡向所稱孝孫能善事

王母者即鋏也鋏嘗曰先君司漕時曾飾饗食製衣帨以進王母王母拒之曰我守寡存孤四十餘年食不甘口衣不文體凡以傳清白而揚世德也今汝甫自立而即以温甜易我志耶其儉如此夫母以節為儉而為子姓者即能各行孝以上承母志可以覩已母生于萬歷己酉月日卒于康熙甲子月日年七十有九以覃恩誥封淑人子二長豐次復孫五長鋏豐出次鍹次鏕次鏓復出次鎔豐出女孫一豐出某月日葬于某阡

銘曰

西京著姓曰惟金張乃其世婚惟潘與楊淑人緼德秀于閨房是以請繼得亞少姜截髮勸學陰教以彰况當訓子敢違義方惟此洗馬陳情孔皇雖無式閥尚覲養堂豈謂螭首作幽窀光慈亦無竭孝何渠央圖史千軸誰為鋪揚煌煌夜臺當識是章

勅贈内閣中書舍人高君暨

勅封孺人丁太君合葬墓誌銘

中書舍人為宰相判官入掌制誥與東館相表裏予從編纂暇過舍人高君與語君每嘆祿養之艱傭僦馬僕僦居三市傍斛水百錢致太孺人就養穀薄不給將仍歸故閭與兄弟家食者居所稱養堂安在焉予嘗悲其言且為歌河上之歌以為詞翰不可近居官亦然既而高君以艱歸其明年予門人蔡生君分校京闈所得士也持君札及狀告以某月日卜葬其贈君暨太孺人于其鄉之新堡村而匃予誌石予聞君凡弟五人皆能以

文章才技見稱于時其長君善文膺壬子鄉薦詞義風起蔚然為晉陽通儒次即君也君以丙申中禮闈試選授綸閣其在官精于書命有文師之目諸季力學居學省見名而其一復出其餘技從甲子翹關升于司馬君之兄弟其各能自立如此顧一一皆贈君教之贈君嘗以身董訓不足延邑中之堪為師者經營槃槅辦朐脒惟謹甚有粥太孺人珥飾以典膳者而太孺人亦兢兢其教諸子一如贈君之教之贈君嘗臥牛衣中踟躕不

起及見諸子輒忻然顧太孺人太孺人來前輒相慰每曰教子一經而已籯金何與焉其在今君方營葬事負土築宫而其所貽札痛悼咨嗟仍以家計庳薄無財不恱為憾且曰里居之艱艱于長安則甚矣贈君與太孺人之教之善也贈君諱登第字步雲祖千始占籍于山西太原府清源縣南鄉之新堡村父春生二子次即贈

君君由太原府學生以

覃恩敕贈徵仕郎内閣中書舍人而太孺人氏丁亦以

是時蒙
恩封孺人兩家望族同里居早為婚姻而贈君以康熙丙午冬先逝當次君舉鄉之歲與太孺人甲子冬卒相距二十年始得合宫于衣薪之藏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渝非耶贈君生某月日卒某月日太孺人生某月日卒某月日子五長聯元次聯璧次聯芳次聯璋次聯桂女一孫六女孫十二銘曰
伊惟梗陽左恒右河踵于吕後在陶之阿方山孤竹施

為女蘿誕作以室爰成厥家相彼丹穴曽生五雛各長羽翮蔚然而華鄉推國舉右垣是居以其餘駟為龍驤科令者壽堂開諸南硎金鐙有熠玉版可磨煌煌朱篆如螭如蚪千龜百昏尚其佑之

台州教授何公墓誌銘

台州府儒學教授何公既死之四十二年孝子之裕之祚始以庚申之中春卜葬城南蜀山坂時予居京師孝子馳使賫書狀請予誌石予與孝子交三十年孝子每

述其先人遺事流涕雖遲久猶能記憶其百一况四十
年閒鄉之人亦多有道者邑當郡上流而渫民無宿炊
其所通官河則宋丞相史君所鑿渠也彼時以葬親達
鄞自便不顧邑形勢弦流而奔越三百餘年閩人陳君
宰予邑坊其渠枝之曲而南接水故道而後復北而之
渠當是時築鉅梁故道名大通鎮以浮屠而創三重之
屋于渠坊之間曰文昌臺予少時猶及見之顧誰則任
其役者任其役者公也公産本殷厚而以任其役而破

産之半乃邑東接郡西與北則襟江而㡳海崇禎元年秋北海塘圯浸城及雉而汨夫城之室廬溺以萬計其明年西江塘又圯幸預備不為患然已漂矣公請邑大夫力任經度修輸兩塘閒甚至鎡肩畚手日出笥中金破産復半而其役始竣予親承灾患嘗與鄉之人竊嘆公隱德謀志之而未有閒也既而會稽太宰商君以還朝𩬊頋取自便毀渠坊而行邑人無敢抗者夫人居鄉多相形相形則盈絀生盈絀生則盈者易矜而絀者必

至于忌且又易較較則勞逸見勞逸見則勞者不甘而逸者必肆其蹈藉而不之顧以故遇公事而能任者少迄于今西江再三圮十倍他日而泄泄連歲至有取私決自便且致大壞而不之救者夫止一坊而邑大夫創之公成之然而權相開其先庸太宰毀其後止一江塘而鄉人築之鄉人圮之其賢不肖何如也夫四十年間而其為興廢如是也公諱汝尹字克言又字太衡由貢生授台州教授其先自浦江遷于蕭山數傳而有御史

善永樂中儆嚴助故事廵按兩淅又數傳而復有御史
供奉世學則公世父也公端性豐頎善讀書以經術自
命少受知于提學使蘇君以文鳴于時生平重然諾好
推予排觧導地當世稱長者生于隆慶改元六月卒于
崇禎十年十二月子四之禎之祺早世之裕之祚與予
友之裕讀書如其父家藏書數萬卷而自幼食貧曰公
所貽如是乃系以銘銘曰
公生七十年而俔其身又四十年而始就于窆與窀謂

公才高而未嘗列陛而陳謂公擁世貲而子皃以貸公之生有利于鄉而既死而鄉人思之雖歷久而猶感于神曰此公之藏也而益以見公之為人

誥授通議大夫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金君墓誌銘

君姓金氏諱鎮字又鑣其曾祖諱杰

誥贈光禄大夫廵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由紹興遷京師生子四季諱

大濂以君貴累
誥贈通議大夫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加
贈光禄大夫廵撫福建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則君
祖也君父諱晋以君貴累
誥贈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如君官加
贈廵撫進階光禄大夫與母孫氏累
誥贈一品夫人生子三而君次之少有夙悟與兄鈇庚
子副榜貢生考授知縣弟鋐壬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

士累遷兵部右侍郎令巡撫福建有三珠之目嘗舉國門大社四方名士集京師考鐘伐鼓冠蓋屬于路而君以兄弟三人束髮主壇坫觀者榮之崇禎壬午君舉京闈試領解會

興朝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遂于順治改元授山東兗州府曹縣知縣旋艱歸補河南陝州閿鄉縣知縣

覃恩敕授文林郎併贈而是時巡按巡漕巡鹽諸御史交薦君改鑾儀衛經歷司經歷隨陞刑部河南司員外

郎奉

詔陳言得優

旨乃于康熙十三年進本部郎中會

上方慎獄復矜恤之典分部使循行郡縣以君使河南

恤刑自本年十月至十四年四月凡七閱月計所全活

約一百一十人矜疑半之援赦又半之以是年秋七月

冬十二月兩遇

恩赦多肆宥回部考核紀録一次旋以

覃恩誥授朝議大夫併贈遂于次年轉河南汝寧府知府時淮蔡多盜兼無年民田荊榛道殣千餘里前代眞陽西平諸遺孽根株未清往來萑苻閒而新蔡李樊與泌陽郭三海據平頭寨相結以起民爭逃村墟坵落皆虛君一意撫字除苛細下墾土之令生聚教訓示民以自新取為政去太甚一語書之訟堂而親統銳丁勦李樊除其根株一切勿引蔓會清理藩產躬驗丈尺而海上投誠兵適安插眞光之閒凡開屯升稅極意調劑令

民兵相安至于興利除𡚁及一切津梁祠宇宜毀宜復者皆受整理當是時君勤于簿書每夜垂幨爇二炬于槃屏息刮目左右伺户外耳察蠮螉移時聞内有扣奩聲始搴幨入晝接民事與男婦對語絮絮若家人子顧好禮名士東西往來投剌入吐食跕屣迎之啓傍院讌飲貺贈日不暇給予嘗過淮西舘予于署堂躬率諸子設厨食撰捧衣履為予治裝歸而未有厭也夫人牢落去鄉里望門相投惟恐不得當而為之主者見挾剌前

輒攜去即或不得已行人請介為之一禮接而顧盼他
屬詞意多怠忽既退而無復有餘思去而恝焉比比也
夫是以所至落托至有困道路不得歸者然則君何可
及也君治汝十六年以
覃恩誥授中憲大夫併贈而廵按廵鹽諸御史與總河
部院俱有薦乃以督催所墾地暨徵輸有效加一級共
紀録三十二次會其弟補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君回
避改補揚州知府值撤藩兵變長江上下風鶴相驚而

維揚適當其衝城中相震恐一日三徙至有爭門而奔者君力為慰諭且以威怵之始安然而兵馬驛騷君處以鎮靜嘗招名士游讌修復平山堂作文誦之乃事治而民得不擾遂陞江寧驛傳鹽法道副使遽以優薦兼署鹽運司事陞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以
覃恩誥授通議大夫併贈值大計入
覲召對令敷陳時事時所對有二其一請定盜案嚴減之例謂江左連年盜賊多有三載之中題報八十餘

而其中饑寒逼迫可減者衆如一時窮困被誘竝不傷
事主或得財未俵分或于事主家雜取棍械護身原未
嘗攜帶器仗皆宜敕部分別量減永為定例至捕役營
兵豢縱勒財以致先取贓物然後報官甚有指稱打點
代行錢令行刼償還是盜有時盡而捕盜之盜反無窮
也如此得實宜從竊盜律一體重擬則犯盜者少而民
得安矣其一請定旂下買人及獲盜審訊之例謂江寧
京口二旂買人多有無籍者自立賣契旂主但送上元

江寧丹徒三縣用印而並未行文原籍察其眞偽多有展轉掠買而不之知者嗣後請三縣用印官將所買之人申報巡撫巡撫按季報部隨即行文原籍出示招驗其有可疑者令旂主還契追價其用印官不報照新例治罪至于旂下逃人奉有承審官夾訊之例獨旂人為盜被獲難以刑訊其狡賴展脫將何底極嗣後旂人為盜倘夥証甚明贓仗已確許承審官徑行刑訊則奸宄畏法而盜風息矣疏

聞稱
旨時君以足疾被議
上不聽敕令回任然終以勞勩筋力小敗至明年引疾
又明年卒時康熙乙丑十月十二日距生天啟壬戌十
一月二日年六十有四配何恭人山西平陸縣知縣幼
卜公女子三長天次敬敷官監生授北城兵馬司指揮
候補主事娶胡氏
誥封四川提刑按察使澄宇公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貞巖公妹次敬致官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娶王氏文學德公公女巡鹽兩淮監察御史千里公從女女四長適奉天府府丞定菴姜公子坦次適山東肥城知縣廷處何公子琮次適明宇陶公子犖縣縣丞頴發次適衡州府知府愼伯譚公子宜振孫四兆璋兆珩未聘敬敷出兆珂聘黄氏廣東海陽縣知縣崑瞻公子乙丑一甲進士翰林院編修硯芝公女兆琚未聘敬致出女孫一許字翰林院庶吉士芷岸沈公長子敬致出君性厚與

人以和而好文予在淮西時嘗索予書唐淮西碑欲以韓愈叚文昌二文竝勒隂陽面叚文多誤字未較遽去及君還籍邀予于京邸距向勒碑時一十八年尚道其較誤諸字一一指數之而請予為跋當其為觀察公家事了率子敬致築樓于秦淮之濵名餐勝樓聚書其中以自娛至是為予道其事兼請予賦之未有以應也曾幾何時而君子敬致且述君遺命而遽以誌請嗚呼可銘已銘曰

嗟君之族肇于西京奄至寶婺三賢以承由越及燕從再遷興蕃如椒聊大以鶺鴒獨君歷仕克用明刑始自欽恤終于廉平以故敷奏庶云得情蘇公用譽釋之可稱乃以清談得江左名修禊汝水張筵蔣亭一時佳士如鶩斯趍人生適志交遊足矜不見鳴鳥尚求友聲今君後嗣如螽蜚蜚彼家人事亦又何營我思良友爰題佳城念君冠珮于斯藏焉

西河集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九十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錫絲

西河集卷九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四

趙少府墓誌銘

山陰趙少府于崇禎十七年筮仕成都之郫縣而驟死于賊家未知也康熙五年成都守冀君修成都志檄州縣父老有能言二十年前死賊事者將薦於臺而久而不應無

何他邑籍籍稱少府曾死賊成都舊民無在者郫又最薄城中居且盡閒或僦居自外來比屋不滿三户不能徵其事且微聞少府死于灉而不死於郫既而其子麒從成都還謂曾覔父于郫不得既而之灉有向應泰者郫人也故為灉堰夫遇麒與語驚曰君趙少府子耶少府官于郫郫有都江都江者粉江也粉江之水可以注錦江而溉蜀田而其堰在灉少府者司堰者也少府甫受事即以司堰故入灉而𪭢賊適至脅之降不詘因射死而沉之江今堰傍有

安家口則少府死所也麒乃走堰求父屍不得號咷招魂以衣衷之取堰傍土塊而納諸懷而葬君者則先為之記且載之通志以表其事今志所稱趙嘉煒以知郫縣事死賊是也予官京師其子貽狀來予竊讀之憬然曰獻賊將破蜀中丞龍文光設守遣將劉佳引出戰而敗時城壕枯賊謀渡壕薄城下文光預遣人決都江大堰使之注錦江以益壕水水未至而城已破然不知當日所為遣之者何人也少府之死豈即其時之決堰以

益壕者與吾聞忠臣在天其靈爽足以自著故君焄蒿上
泊皎若雲霓雖其事已久而昭昭耳目終不可掩縱或
同時竝事澌滅殆盡而終有人焉為之紀其文而覈其
實而遲久愈烈原不必過為尋求展轉曲發而後人得
而知之乃予方奉
詔纂修擿前代忠烈入之史乘而其子復刻木被衣懷
堰傍之土而瘞之且以礲石將樹之墓門而謁予以銘
也予乃發史冊書於端曰成都之死事先之者御史劉

之渤也又繼之中丞龍文光總兵官劉佳引推官劉士斗華陽縣沈雲祥也其誤傳已死而初未死成都縣吳繼善也獨少府之死不得日月成都志第記其事而冀君作記有曰八月三日者夫八月則賊在重慶是時未入成都也賊以十月五日抵成都越四日城破計少府決水當在十月六日佳引戰敗之後則實惟七日故都已破國既無史官而蜀人血肉溉地耳目檪絶未能於影盡言湮之後考月日而為之記之得毋忠臣靈爽必

遲久益烈者與少府諱嘉燇字景思其先世宋理宗後所謂福王與芮子者世居山陰華舍村父柱官四川成都經歷母陳太君同之官生一子即少府也崇禎癸未少府由監生授成都郫縣主簿志稱知縣亦無考銘曰是何所有而碣以斯夫亦安所有而可不係之以其詞蓋少府之忠魂不惟是也而於是乎思

敕封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劉先生墓誌銘

曩渡淮時謁劉先生會先生著茶史成甫就坐即詢茶

銙之製且以未見皮襲美所記太原温從雲武威段碣之所補茶事十數節為閒時先生方七十手輯書千卷填一橱務極根柢其于經史子集外復註首楞嚴經參同契以及飲食服飾諸瑣瑣書茶史其一也是歲解舉人京師先生之冡君六皆以第三人中禮部試四方來賀者滿庭下予于是時隨衆中賀先生去越十年六皆以參軍領從征尺籍隨撫遠圖大將軍入安西欅涇原叛帥既已奏捷從凉州還值先生病痺六皆方草奏閒

闒耗急馳騎歸省軍諮促奏者踵至先生笑曰吾兒能破賊吾何憾矣遂易簀時四方會弔合數千人予方走巴山即欲致生芻而未能也又十年六皆補都官來京與予對巷居相見流涕自言先生巳卜兆將掩石于幽而以予受先生教屬為誌予惟近代多諛墓非好為佞亦以其人無可述不得不張門閥鋪官階夸飾所無有獨顏光祿誄陶徵士蔡中郎作郭有道碑文苐約舉大槩而其人巳見先生非其倫與先生守正學以篤行㬌

淮人士淮人士受教者出而問世比之房魏之于河汾皆卓卓有治行其為舉文方正博大一如其為人值先朝光廟閶方尚弔詭相爭以諸子莁軋襲取富貴而先生屹然不變然其門徒亦往往售去當是時上頗重儒術詔舉孝廉仿漢晉故事江淮閒開藩者皆得自辟士以官州邑吏持板到先生門有司親造請執羔雁敦逼再四先生終不就然而人士競奮以譽望相矜高其在道路見有庋莊而意沈者必詢曰子從劉先生來耶其

或佻達輒引避去曰毋為劉先生見其推重如此先生與高年者為尚齒之會每禊飲不輿不蓋龐眉而修髯偃然集東湖之濱人爭觀之獨與謝先生名古修者尤密居恒以行誼相礱礪有擇言必告時稱好友者必以二人為之歸至為語曰交道不偷有謝與劉初先生父明暘公官粵西懷集縣有賢名以勞卒于官貧不能歸先生方成童毀摠于兩粵開府許揭櫝置驛既而渡湖將抵岸忽颶風作同舟者多溺至有竄他舟以免者先

生抱棺哭請殉風亦竟息少侍王母秦安人疾百治不
效先生閉一室刻臂肉和糜食之疾遂愈人以為孝感
云先生諱源長字介祉山陽縣學生以子貴
封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加一級七為鄉大賓娶徐
封孺人子三長謙吉即六皆也次履吉次晉吉女一孫
六女孫七娶嫁皆名族生于萬歷癸巳六月二日卒于
康熙丙辰十一月一日年八十四銘曰
維德可砥身而行又足以及人時古之君子也而世已

奉之為人倫迄于今讀其書過其里門而思其居處服食猶足以起敬而況其子與宅嗚呼予所不愧者惟此文

敕封胡太孺人徐太君墓誌銘

予與别駕胡君為文酒歡知别駕在漳為郡良股肱曾以征海功聞于

朝嘉之會入計别駕乘計車捧瑞來

覲在京上下藉藉稱别駕賢乃别駕過予道平生外謂

有母在仲弟博陵官署顧春秋高子以七閩遠不能迎養幸

覃恩兩及得邀子與仲弟同封而仲弟官貧尚不能具鹵帔為母稱慶子何以為人乃詣市買良珠為冠被以重錦紆道赴博陵舉觴跽獻母前母喜為一展齒既而咨嗟謂吾年七十有奇稱未亡已久處旦暮從爾父地下而須材未備得母倉卒多違踰者別駕遽居起急顧門外昇文木内之廡下母見再喜益別駕是時豫以京

師多名材陰購之為具而不敢告也博陵去京師近傳其事美談且益知别駕凡弟孝能先意伺志而既而聞母訃疑别駕已還任或不能待母當大事而别駕使至請予先誌墓為歸葬用然後知别駕之孝復能以覲生者送死而兩無憾也然則予之誌之者又安辭矣按狀母徐氏會稽望族父承林公負奇氣生子五母齒居長見母師諸弟承家事甚辦嘗嘆曰惜哉我女女也假為丈夫子者吾當授之室而游人間矣以故歴相攸不令

丞適人至年二十三而始歸贈君贈君少母年五歲會贈君父即世其姑亦悉以家事畀母曰授室母不之辭母生三子皆母親課誦督勉之砥名節謹廉隅為用世學謂家自姚江來遷代有賢哲贈君又賫志徒讀等身書無所展宜各自奮以纘遺緒于是仲君明府先以覃恩薦于鄉出宰安平而長君三君繼之當其時明府入官長跪乞母教值其縣多盜母告之曰從來盜賊皆飢寒所驅夫民安則盜自息此本論也女毋治盜但治

民而已明府之任凡數年而盜果息既長君之漳母以道遠不能從然每詢其政往有言能事上官者母不應既而以征海積軍功多級開府大司馬計兵秩一時稱監郡者往往聞母耳而母復不應暨入覲去漳漳民刻不能離君且恐以尤異一旦為銓人徙去父老攜持遍郊野願留君無行因饗君于留珮亭留珮亭者宋郡判鄭樵被留處也母詢君新政君以是告母母為之慰至是易簀呼諸君語曰諸兒皆起家下吏

親民務亦知愛民在省刑乎勿葯謂一荆一楚無傷天
和即偶或過之而心體虧矣心虧而事善者未之前聞
蜉蝣且知生草木亦有氣語畢而逝嗟乎賢巳母生于
萬歷辛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康熙癸亥四月十五日
以
覃恩敕封太孺人子三長宮漳州府通判功加二十三
級次宣安平縣知縣次宗候選州同知女四適名族孫
三毋口不言錢病中以白金三百兩出篋中謂諸君曰

此吾一生勤苦所積也為我買良田三十畝歲税之以供祭祀又曰汝父曾收贍族人之貧且老者及死合一塚其塚具在汝即以祀祖之餘遍祀之此亦先志也乃為之銘銘曰

於昔婦教著在婉娩維母持門所見者遠自古訓子亦以其慈母之嚴也有如父師既秉家政兼識官方勗子吏治一何煒煌潘生養母不徒以食班昭就子爰勵厥職我母畜德有邁前賢況理饋祀豪系不僭頃者王棺

降于官署萬户撤歌四州裂布弟以虞殯將返江郭齊女望丘滕公發宅從此豊碣責于原阡竁門之石千秋勿刊

敕贈承德郎陳先生墓誌銘

予成童時赴崇禎巳夘鄉試見山陰陳先生以廪餼高等卒先生諸試人諸試人咸藉藉稱先生藝文不置既而傳先生高蹈焚所著書且盡發生平所藏諸經史載籍拉雜鬻市門嘆曰書生何益于人國而擁此纍纍為哉

予甞聞其言而悲之今相距三十年與其嗣君州司馬參軍凡弟游于京師知先生尚健好故鄉山水甞登種山樂之為層樓相望間與客汎鑑湖竟夜忘返逮曉不能別因自號鑑湖逸民予謂先生以高才碩學不能行于時懷抱鬱鬱宜假此自遣以銷支干及接其猶子廣文來京謂先生已謝世且持其嗣君書幣并狀以請予誌墓予啟讀之然後知先生篤行其生平壘塊原有不得已于中而非以自放已也先生諱長吉字履謙小名

綠衣以生時有綠衣客來故云乃生甫週歲而縣罹家
變其父工正公隨凡太僕公官京師而留其所娶于家
則沈孺人也沈孺人實生先生在襁褓而先生王父少
府公家居王母馬太孺人性素嚴沈孺人事之失歡偶
以細故女僮譸張之大怒出沈孺人當是時沈孺人脫
先生于懷置地去先生不知也及少長知之嘗出外傅
長跪請就里門學冀以往省不許遇伏臘親串有慶弔
必長跪請遣行不許時先生嬉戲百計謀所以過省者

雖馬太孺人知其情故禁勿往然間一自往而沈孺人則竟以是怏怏死先生隱痛既不言顧私自哭踊若居喪者而見馬太孺人輙收涕如平常幸先生少慧且鞠于馬太孺人馬太孺人故愛孫而先生承伺之曲至偶有過苦之必跪曰請易以杖問之曰恐傷大母手也馬太孺人以是亦憐之嘗侍馬太孺人于京邸就工正公養時年甫垂髫帷燈夜讀達曙不寐人勞之曰吾不敏故然也且肆力古學日就太僕公繙諸古文史每過前

人處人倫之變必反覆流涕求其得當而後已嘗讀新序宋襄母歸衛襄每欲省母而不能也託言兒有舅在衛嘗愛兒請省之慟哭曰吾獨無舅氏哉因作懷舅詩十章曰諷之以見志云既而工正公再娶則馬孺人也馬孺人齒少于先生馬太孺人愛馬孺人甚惟恐先生事之不能如事母而先生事馬孺人無異事馬太孺人會先生娶婦俞其事馬太孺人馬孺人無異先生然後馬太孺人大悔恨謂前此誤聽女僮言出沈孺人沈孺

人無過先生乃乘間涕泣請立沈孺人主且請合兆于陳氏之墓擇日發喪遷于盛塘之上埠而于是沈孺人還陳氏焉崇禎十六年獻賊破武昌先生奉馬太孺人歸自楚以就工正公養也既而馬太孺人卒先生終其喪不出試會國變人有以先生名入薦者曰吾安庸矣先生性近物不好訐人過人以逆至必受之顧介節不事干謁里中人以庸調列先生名先生起自直乃免邑長吏有舉先生鄉飲酒禮者先生拒不許至金錢往來

必自損寧予勿取歲歉里各設粥廠先生請馬太孺人設粥紫金里當工正公仕楚時人多貸其金雖家居甚貧而不之責也嘗曰生丁不辰吾所得于天已歉若金錢豈吾所宜有哉

鼎革以來先生既以高行稱而諸子游京師者爭致所得賣賦金為奉養貲先生悉均諸弟馬孺人所出者且為族譜自溯家世從潁川後迄宋中葉有宣和進士拜錄參大夫扈蹕南渡移家上虞閱七世而遷郡城有正

一公者仕元為紹興路副提舉實居山陰紫金里乃為宗祠祀一世祖自上虞以下稍合錢于羣從之有財者而身成之然猶以未置祀田為嗛臨卒顧諸子而嘆諸子曰豈以兒輩不盡在側耶抑祀田未置耶曰吾六兒而在側者三何憾若祀田不置則誠有之然不曰有兒輩在乎吾所苦者幼不得奉沈孺人一日歡老不得待馬孺人百年後耳先生生于萬歷年月日卒于康熙年月日娶俞孺人則前山海關游擊將軍闇然公女也子

六士鐸士銓士錦士錫士鎬士鈺鐸與銓則前所云以廪監為州司馬與叅軍者餘悉具狀狀又云先生聰敏多技然不好用當其在京時有異人授祕書能避刀劒為隱形法先生薄為幻屏去然間以易數射覆多奇中同舟客畫銜書雀于紙請射之兆成筮曰鼓翼無聲傳言不明畫禽之銜簡者也其敏如此銘曰

於惟君子顯德被身處物用義居心以仁修是天節篤于人倫豈謂少小遭生不辰阿母投杼慈闈拾塵漸起

中冓因之反脣銀床斷綆金車覆輪大歸在嬀絕兆于陳哭止孔伋養亡曾元所藉孝子周旋其間北歷燕齊南游楚郢冥爾視聽親為寒暄至誠所感克孚于神珠還就浦璧完自秦唾地巳滅煉天無痕况經多學夙稱博文珪璋特達形聲斯聞將獻司徒入公車門驟丁陽九遽屏典墳絕跡仕進甘心隱淪鑑湖一曲忘乎冬春坦抱好予達節任眞才智狡獪槩勿以先潛光彌耀隱德倍宣堂構日大子孫其蕃爰溯世德肇自穎川近代

祖述興于南遷作譜敦族為祠妥神三鳳同薛八龍成
荀趨嬗詩禮侍垂冠紳薄祿致養小輿迎歡頤兕觥復
何足以言少微載殞雕梁乍騫甫聽虞殯應歸原阡潘
誄永叶郭碑新鐫閟宮孔揚以貽後人

西河集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九十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五

傅母陸太君墓誌銘

歲乙丑奉

天子簡命分校會試領十八房考維時所首薦者則傅生也傅生以春秋經先多士

天子親策之已賜出身將入
保和殿赴館選適陸大君訃至使者投其從父太常公
邸覘稍緩一日令無誤選期傅生忽察得大慟臨至
午門匍匐出披髮徒跣望星而南奔京師見之者皆以
為孝曁予請沐歸傅生流涕迎馬前謂太君已小祥將
卜葬于渠諸之原有日矣請錫以銘按太君陸姓山陰
宋右丞後代多名臣崇禎間有以進士為邑宰知時不
可為而掛冠去即太君季父也太君歸贈君為繼室當

初歸時贈君母袁太夫人已疾棘太君甫施帨即脫衿佩入侍疾連晝夜不寐凡九閱日每嘗藥泣曰吾不事姑以羹湯而事以藥痛何如矣既而袁太夫人終不起太君喪盡禮然究以不得生事姑終其身志憾焉太君嘗卧起外宅兒不戒于火家人東西竄不知所嚮獨太君趨贈君所亟呼贈君暨傅生先行而身遽入廟手捧廟主從烈焰中出一切籯笥皆不顧觀者稱之贈君初娶王太君而亡傅生者王太君所出也是時年十二太

君鬻之如巳出稍長為延名師督之學以所居喧卑築别業居之今所稱橫秋别業是也傅生學稍就太君以所生二子隨傅生學每朔望歸覲必詢曰兩弟率教否傅生應聲答則喜否則以督責隨之杭俗不事蠶獨袁太夫人性好蠶然太君歸晚未之見也太君每思姑所嗜自以不得生事姑聞太夫人性如此每歲辟蠶室躬率子婦入室中虔祓而事之事畢即以所獲繭與絲饗之先姑隨散諸子婦以逮臧獲廣姑惠云太君生于崇

禎辛未七月二日辛于康熙乙丑三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五子三長光遇康熙乙丑進士即傅生也娶江繼娶吳又繼娶沈四川按察使心泉公子龍驤衛參戎君育公女次牧太學生娶張繼娶邵次光昭太學生娶張繼娶張福建漳州府同知顯侯公女女四長適嚴渶次適茅應茂前一甲第一名内閣學士見滄公其曾祖也次王臣望次朱裕德皆候選知縣孫四乃系以銘銘曰

猗彼晉淑嗣服維姜獨憐入侍姑淹在床進此苓朮如

調羮湯焚乳致慼摧躬自傷曰修饋祀以孝饗彰縱值造次猶臻帷堂伯姫尚在捧主以翔但因佐餕恒懷躬桑原蠶不替園蘌並將嗜好有素孝思難忘至于訓子廸之義方燃膏績室鬻書巾箱蠵篆其額牛眠在傍穹然何為維夫人藏

陳太孺人墓誌銘

予承乏入史館作弘正朝傳闥題得先忠襄名氏夫世德駿烈本難誦揚况煌煌國史將垂及萬世而以後人

而為之紀述雖子姓之幸然非先公實有神𥁞克至此
會忠襄諸裔有刑部郎孫以大名主簿解車京師則予
兄弟行也因詢忠襄事兼搜討忠襄長子廉使征土司
思陸遺蹟惋嘆久之越一年主簿弟同兩弟國子判官
以太孺人訃來踉蹌將南歸急走予邸再拜哭泣口述
太孺人遺事而請予以銘太孺人氏陳前朝布政司使
諱廸女也其兄充曾為吳淞驃騎將軍守平望有功太
孺人少倚閥閱又習視開府豪奢未嘗事操作闇其來

歸克以儉自持弋綈不厭且能以禮得尊章歡心迄于今其先後姻戚在堂羣從與夫臧獲竈下之養尚能道太孺人慈愛所至有禮每刻于檢身而和于御物惜予析處不得而知其詳也弟子觀諸弟在京皆篤實友愛相顧怡怡然或為上轄或為叅幕或就學四門而索米九市無不處之以其宜而持之以其厚大略得太孺人之教居多從父嘗曰吾身游四方而貽徤婦以持門且能代予為嚴君者太孺人也又曰予以幼具羸疾積十

年不愈太孺人親侍醴熨以衣著席薦窺伺體驗一如子媳事尊章者卒至羸疾霍然而垂老彌健然則太孺人之賢何如矣太孺人生于若月日卒于若月日年七十五子四長士宏直隸大名府滑縣主簿次士奎國子監生次士學出繼次士遴考授州判官孫四女一銘曰

是太孺人之阡志之封之以無泐乎其文

王徵君墓誌銘

君諱攸寧字公遠先世氏謝以後王為王氏初家山陰

之住墅年十四隨伯兄僦新昌長潭兄命入沃洲山販
炭檥舟嵊南門會
王師下江東江上兵從西陵來潰且奔爭門殺所居民
而略其稚且艾者君已隨衆竄獨念炭在舟舍之畏兄
責已守而不去慮不免乃擇叢莽之近溪者晝伏莽瞭
舟而夜守之時嵊民被鹵自十四以上二十以下鮮遺
者而君以警敏免且不失一炭俟稍定鬻炭會稽市利
倍兄大悅使下上行販三年祖姑之子周繼芳以進士

改戶部主事榷北新關素愛君會君奉仲兄之木詣關
繼芳乃留君使典商錢而令仲兄獨之木及繼芳還部
厚贈君君悉以上兄且尋兄于木而奉之歸時君已娶
婦兄乃用君所贈貲立盡忽挈巳妻去弟子君夫婦以
匕箸使自居當是時君痛已少孤不逮事父母鮮所顧
恃又失學昧先世所傳詩禮之緒且交游少其于親黨
士大夫乏方幅齒遇乃復以貧故不能得兩兄懽心深
刻責入市買書執問于所親之學者久之忽有悟乃卜

居南鄉之鳳凰山環水而堵以漁以佃家稍豐即所學亦日進乃遂與士大夫講道論徳務躬行而閒為文章以自娛當世稱君子焉久之兄復謀合爨或曰指斷可復續乎君曰吾惟不能續故求續也豈有願續而不聽續者又久之兄復挈妻去君痛自悔責謂事兄無狀致有此乃事兄倍謹又久之復來然兄已病遷居于王屏山側親執湯藥如事父仲兄死其伯兄儆新昌者亦折閱致病挈妻子從新昌來住君宅君讓已所居居之伯

凡既病又以貧不得志性懆急善詈君夫婦承順之朝夕婉伺竟其死無忤色康熙十四年三月十五日君卒年四十四子緒思有文章名當君卒時宗戚里黨皆會哭于社既喪言及君皆簌簌泪雨下是年州縣已薦君不及其後族弟光祿君亦孝友敦行誼多推觧于世稱君子與予善因率其子請誌石而系之以銘其銘曰

孝乎孝友于兄古有之惟君陳伊稚弟銜火薪估而士敦人倫曰禮教萃厥身臂與指斷復聯彼喬者君之墳

貽邁種與後賢

敕贈文林郎家明府君暨孺人方氏墓誌銘

明府君以子貴占閩縣籍其先閩之福清人也自宋南渡後由陳留來遷分處浙閩歷明嘉隆間有民部觀察兩公先後繼起與越之侍御殿翰暨睦州司馬三衢司冦一時鱗接皆以姬所出合譜通叙而府君仲子若孫則皆由閩縣公車占籍而起于是族之稱鼎盛者必曰閩縣毛氏往從大梁周司農許讀府君仲子文山君詩

嘆近代詩格能鴻明亮閫直入三唐壼域者惟文山一

人而合肥龔宗伯至以揚雄宋玉相期待且闇其筮仕

西川撫循有法當獻賊草薙之後而與民休息

天子嘉其能已經

行取而以他事拂衣去其才高其遇致可惜也乃子過

八閩自閩中丞下漸至與皁嘖嘖稱文山至德足鄉里

法且能救灾捍患為邑大夫扶掖所未逮比之太丘彥

方而文山則正丁營葬將遷府君與孺人柩室歸之福

清曰此先志也因以子俷從子行屬予為誌嘗讀魯語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事本至常而聖賢論士必及之以為是根柢所自出也府君兄弟三人各以讓產為世指名而文山兄弟繼之間府君課文山兄弟誦讀必述祖德道家世艱難至語及先人遺事必垂涕反覆以為常以故文山兄弟皆肯堂肯構能世其業倘所稱古之為士非與至于輕財仗義撝斥所有為他人贖子及婦皆餘事也府君已占籍閩縣而不忘首丘其推而上之

凡一本之所出猶是矣府君諱一森字應立別字位東生于萬歷庚寅月日卒于順治辛卯月日以
覃恩贈文林郎年六十二配方太君賢而有助後府君五年卒生于萬歷辛卯月日卒于順治丙申月日贈孺人年六十六子三長獻瑞閩縣學生先卒次即文山也初名獻球順治甲午科舉人授四川營山縣知縣令名鳴岐李用鑣侯官縣學生孫五長翼坦康熙辛酉科舉人次廷對府學生次廷奏國學生次廷講廷諫俱幼曾

孫七方文山兄弟葬府君時以閩海多故兵戈相尋距府君死時已三十七年而子隨諸親黨後執紼于官亭親見文山兄弟伏柩室傍哀號如初殁者嗚呼孝巳是為銘銘曰

肇稽姬穆以子圉封典午而降僕射是宗越玆厤譜于陳留通判牒楊左連支甌東人曹既長使憲則雄西臺南省親如同堂乃者贈君孝友竝稱推甘饜菩培荆比棠巳祛叚蔓毋亂晉行以故哲嗣三珠在庭克嬗詩禮

還追冠纓業誇二阮猶存兩馮獨羨仲子文章宗工繡褓吐鳳珊竿釣龍翺翔左海徘徊南宮彈琴朗池燒丹大蓬錦宮花發甲于巴充天子逖聽書之扆屏將行取名而歸鄉邦所藉寵贈上明府翁北堂笄𦈡以珈以瑛頃因虞殯將還先塋佳山鬱鬱開于香城紫雲新闢青碑舊銘善爾合祔于斯承之

誥封淑人張母章太君墓誌銘

余從子舉鄉出閶喜侍讀門下其于江陵司徒公則主貢所自出也嘗閒從子從司徒公大令今麗水君歸江陵讀書于江陵之㮚閭屢稱章太君家居程檢有法一切圳取俯拾絲黍不貸而内而鍼管外而梧盂速父潔客無大小必躬事怵惕而爇膏晝狄所在尤警會滇黔用兵

王師之撻伐與四方之輓輸者咸來荊門居民烏獸竄

不災而殣司徒公以罔寺羈京師里俗無贏財廩庾穹
然而太君檢損諸日用廢篡組絶烹剝炰割推服御所
有餘與囷箱之稍可繼者以施以給凡癃蠡惸獨不能
嗑食往往藉太君延飼喘息以幾于存活如此甚衆以
故諸子各率教無帬屐之習在寵知畏而太君則益督
教之嘗親入蠶室舉澡瀹緼練以下及洴澼之細示諸
子曰亦知衣被所猶來乎必具物積功以次層累而後
經之緯之以幾于有成學亦猶是矣子嘗聞其言而旨

之命從子書之暨予官京師而公之大令適以選人筮鄉之麗水稱麗水君子餞之橫門以為鄉有賢大夫梓桑之慶而既而南歸則麗水君方以憂服歸江陵而以予通家且能累太君之行而屬以誌也予何敢辭太君章姓江陵人幼慧通劉向列女傳司徒公就塾必抱書慊過太君門太君父見司徒公愛之即以太君許字司徒公而太君父卒時太君有二弟提抱一切家人事責之太君不即歸而司徒公父贈公曾為司徒公聘馬太

君特以馬太君羸弱不宜子故又通媒氏委禽聘太君暨馬太君歸而太君繼之一切家人事則亦惟責之太君故馬太君卒而太君勞勩終始不得徹嘗以不解主中饋自憾及主之而精洗適等楚俗本尚儉而太君未嘗以奢教然而炊菰煑雪萱蘇蓴芼遠過大庖而至于燭腴鱻鱠醯鹽飽飣凡為賓供者率和齊調淡以極于其法以故予在京師于請沐過司徒公索司徒公饌啜饜飫摩腹而司徒公于退朝之隙遇有烹炙必折簡邀

過相顧饕餮以為常蓋飲之食之而不知中饋之教之有由也方予南歸在康熙二十五年之秋而麗水君聞太君疾早于未訃時即抱牒遡臺使君願乞終養臺使君不即許而君復殭之麗水距杭州近千里朝夕徧詢至形之寢處每夜夢歸闥往往隔垣一方聞太君聲而呼之而不之見也夫至于聞聲而不獲一見其寤寐之形可謂已切而太君于設繢時手書遺誡貽麗水君曰毋上傲毋下陵務使居世皆長厚名夫以君之粥粥若

處子而猶以慠為戒以君之治麗水撫字忱懇視子婦如一家人而猶懼其陵下以君之敦龐不佻惟恐以鍥刻予物而猶督以厚太君其眞賢矣惟太君賢故君孝古人云非是母不生是子有以夫太君生于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一日丑時卒于康熙丙寅十月二十日戌時年五十有二以

覃恩誥封淑人子二長毓瑞拔貢生見任浙江處州府麗水縣知縣娶王氏戊戌進士原任河南光山縣知縣

諱起岱女次毓蕚江陵縣學生早卒聘胡氏見任翰林院庶吉士諱作梅其凡也孫二長錫蕃次錫爵女孫一俱幼乃為之銘銘曰

自昔南郡首推陶桓曰有湛母以教子傳惟茲太君克配賢哲幼誦女經長飭婦節歸之司徒爰奉蘋藻持門訓寢如掌邦教以故顯嗣賢于黄童登

朝試仕卜章安東乃以道遠養堂未築執板告歸望垣而哭伊母之慈怡然安之子果式穀請從此辭特憐母

德指難詘述邮災拯寡浹雨沐日鶴飛何所龍蓋何求
佳城鬱鬱將延千秋懿績既彰
恩綸未已鹵被在公禮宜從子惟是子孝倍徵母慈貞
珉有盡汗簡不遺乃展筮祥兼兆卜食焉審百興視此
片石

西河集卷九十五

西河集卷九十六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墓誌銘六

曼殊葬銘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累病不可解嘗夢躃廟阿母嗔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貌已

送廟閒若代已者乃復圖其影於幛而自題之名留視圖覩者哀焉先是旻殊將歸時相國馮公子師也為予擇娶之而憐其慧視若已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旻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女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能安其身否耶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黃鵠口噤則其摧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葢公愛是人并愛予以為計無過於是也旻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謂公教以禮

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夫耶當斯時有婦
辮而坐于傍者笑而曰有是哉誰則以妻汝而奪謾若
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夫也曼殊乃大恚號咷呼曰
天乎人不以我為妻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攛身
擲于地公急止之曰賢哉嘆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
惟公亦為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為予汝計
無出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遣予則予
請先死君前不然尚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詘雙膝著地

曰以乞君既而有慼媪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信重强之以為果然哭踊氣絶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嗣是氣置血上壅涎液結轖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為君生一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當夕吾無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母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熈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即

予師馮公所遺媵也一名來子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
乏食賣來子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
稱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
不能起匍匐出伏苓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
瘞曼殊于豐臺張氏之阡黄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
離而死棄之乎曰然遂攜櫝歸蕭山將附于藏予之地
而系以銘銘曰
生矢相隨豈既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

金絨兒從葬銘

金絨兒者曼殊婢也十一從曼殊如花藹之有枝葉越六年金絨兒病初以月事閟腹下小痛醫者誤下之遂中死法曼殊在病中聞之泣曰是婢死吾無生矣既而曼殊死金絨兒驚起以手據地行哭七日口血漉漉隨死哀哉因攜其櫝偕曼殊同歸而葬于其側曰

魂乎來乎從之者金絨兒乎

曼殊別誌書鏄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陳檢討維崧序云跡蘿纖處青門種樹之翁纖籠攜來縞袂賣花之嫗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侍婢賣花回補屋牽蘿曉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汪春坊楫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云聞說豐臺住小姑百環新髻世應無又添一段游人話芍藥開時說曼殊

一當一根寄使賣其前隣奶奶廟也後隣錢氏疑昔者一生時母夢隣嫗以白花也

乃錢氏嫗因名阿錢周贊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斟酌衣裳百花色阿錢慧甚能效百鳥音京城販兒推貨車行吽賣嘤嘟不可辨阿錢逆聞便知之十歲前村學

針線把翦即能刻花種人獸不搆譜儼熟習者容有以千錢購蕃繡旛燈于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纇削玉黝髮委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笋扶釵出一寸横波入鬢流銀蒜雙垂絲索曉日曈曨射妝閣　張編修廷瓚詩云子夜清歌醉不醒曾看寶髻倚銀屏菱花掩後沓雲散腸斷春山一樣青才攏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弗綰作連環百結蟠頂前名百環髻留視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梳百環髻　王舍人嗣槐詩云東風吹羅衣空園自搓曳採將千種花攏作百環髻　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宜春　方編修象瑛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搓漾盡圖閒無端夢逐空王去淒絕豊臺舊

日山　張中書睿詩云百結雲鬟別樣妝曼殊花放下巫陽祇今留視圖猶在減却生時一段香　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玉為神別有穠華領好春斜傍青山長不埽有誰堪作畫眉人　顧性貞静十二從廟歸路人觀者嘖嘖稱好姑則大愠歸不再出子來京師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遣二世兄往視不許　吳文學闌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波春色襯朝霞盈盈碧玉年嬌小不愛青齊宰相家　喬侍讀詩云村庄無復住東墻但對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　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宜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深

不自顧及二世凡往謁猶是相公家也越數日予親往詢予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澄中曼殊詩云守身堅擇對偃蹇已數夫不惜充下陳但願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邁三都續長恨歌云紛紜粱肉皆塵土不願將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嘖嘖張家有賢女毛生一賦奏凌雲柱下才名天下聞龍檢討燮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燕京子虛賦獻官侍從閨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鎧詩云毛子鑿坡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何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緣盈盈賦麗情慕義良獨難是夜予夢大士取盆中花手授予次日揷戴北方以下定為揷戴續長恨歌云疏籬野徑多閒暇落花無人碧憁夜天然芳潔不由人優鉢曇花是化身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傳王帳音定情何用百黃金簾前

一見如相識為捶蓮花玳瑁簪　丘學士象升詩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迤邐到豐臺湘簾一控春如海萬朶花光入座來

其母兄與其母疑予年大又貧且相傳婦妬欲悔之阿錢不然　陳序云原思入仕仍然環堵之家仲路居官不離緼袍之色况乎桓家郡主性極矜嚴吳國夫人理多貴倨王茂弘將僭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慼三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　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為訪名嫗到韋曲韋曲春花爛熳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傳婦妒幾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却喜嫁才人委身情願同生死　劉文學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被雲遮

及娶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　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從此更名號曼殊　陳序云僕于阮婦之新婚曾學劉楨之平視屏前乍

見邊詩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値此同官之被酒屢為愛妾以徵名以姬夙悟静因親躭禪喜遂傍稽夫梵夾肇錫之以曼殊　姜州丞啟詩云曼陀花散到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鬘　蔡修撰升元月上紗牕烏夜啼詞云檀心蕙質王亭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滴楊枝露訂三生却向天花落處認前身　續長恨歌云同官往往停騶御欲拜青蛾不能去迦陵太史為徵名曼殊本在西來處

曼殊既歸執摯即贄願從學取書觀有悟才把筆即能畫字其字每類予見者輒謂予假為之

任黄門辰旦傳云檢討善詩文能書曉音律曼殊心習焉輒似檢討　方編修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書學字儘聰明　吳文學陳玟詩云學書不學衛夫人别有簪花體格新爭怪枯毫似夫壻燕釵作贄仿來眞　施侍讀閏章詩云夫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如此好夫壻何處不可似　朱供奉葉兒

樂府云檀板能歌絕妙
詞銀鉤學寫相思字　嘗為予書刺早起呵凍連作十
餘刺心痛遽罷陳序云於是雜弄簡編閒親文史盡眉
樓畔即是書林傅粉房中便成家塾學
新聲于絃上詢難字于枕間硬黃紙滑鷄書夫子之銜
縹碧釵輕戲作門生之贄　張檢討鴻烈詩云瞥見仙
姝漫七年每閒素腕寫鸞牋　潘檢討耒詩云學得簪
花字體新鸞牋十幅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思為有燈
前擁髻人　予有曼殊病詩云黛椀誰書
刺銀床想挈壺曼陀花一朵看向日邊枯　予生平好歌
至是酒後歌每歌必請予復之三復則已能矣按刌度
節絲黍不得爽尤喜歌眞定夫子祝家園詞梁司農夫
子桂枝香
曲閒句賞心樂事祝家園裏　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
來繡閣惜娉婷紅牙欲按聲轉停閒君雅擅周郎顧妾

若歌時君細聽　續長恨歌云學書便倣簪花格偷曲初成按拍時　又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傾埽酒闌一唱祝家詞　溫柔鄉裏真堪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徵歌月底眠　田編修霈詩云百結雲鬟巧樣成淡黃裙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　胡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顧曲周郎總不迷一唱黃雞嬌欲絕簫聲同傲鳳樓西　王光祿三傑詩云歌殘金縷不勝悲記得南園卧病時夜起與郎花下坐含顰一唱祝家詞　曼殊自為詩云階草唧虛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　弟苕無彈者不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撚剔撥遂能彈　朱供奉洞庭秋色詞云想暗通心曲朱絲絃裏盡携書卷玉鏡臺前　尤檢討侗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敷趙瑟儂家占子夜吳歌近日諳　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豔吳曲儂自綫秦箏雙栖梁上燕解語

弄春聲　馮檢討勗詩云細抛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槽一縷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闌猶唱祝家詞　吳別駕融詩云滌水春來豔金槽夜自彈市樓盲女在莫作段師看

顧得奇疾初書刺心痛謂脘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揚春作而秋止又既謂中懣有瘕癖在胃傍氣積不行歷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爇使婢按摩之不足以帕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緼筐而坐之東西推挽若鞦韆然　任黄門傳云然而有奇疾疾劇則必約絲為兜有若花籃坐其中懸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可治嘗遍搜方術不治遂立願捨身作佛弟子不治乃召繪者圖之名曰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　陸文學宏定詩云病倚籃輿抱

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綠兜行遍雖無跡猶長金蓮處處花

嘗夢隣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携兒至曰汝本吾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為偶人飾之衣被以生平所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

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白好容顏寶髻堆雲作百鬟喚作佛花元自悅如今爭肯住人間吳文學陳琰詩云阿錢生小態嬋娟多病皈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朶恐教憔悴夕陽天　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檀分影禮蓮臺百鬟巧髻親留視畫裏眞眞喚不來　沈文學季友詩云雕香分送淚糢糊六尺生綃便作圖認取白衣龕外立前身應是小龍姑　予送偶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翦為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

莫相違　曼殊自為詩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阿母柰傍身此身久已魂離殼莫道含顰又一人乃復圖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梁司農夫子詩云百朵雲光綰髻斜焚香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花　任黃門詩云捨身現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何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褶藕絲紋　沈明府皞日詩云彈窩石畔冷如冰消得春風數尺綾一自檀雕分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　阮庶常爾詢詩云新鏤香檀舊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雙毫寫玉人　汪春坊霦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臺欹坐髻鬟偏夢魂縹緲知何處只在蓮花秋水邊　高徵士兆詩云百結雲鬟委陌塵一函玉骨瘞江濱可憐遺落春風影挂向花前還妒人　鄭驃騎勳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杳渺白雲斜可憐粉黛空留視腸斷當時油壁車初予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園處

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開閤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子意逼遣之者曼殊死復活曼殊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越三日高郵葛先生治之復甦　李檢討曼殊詩云食貧二三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出不虞舉家色慘悽丞相謂曼殊毛郎生遲暮官貧徒區區改圖便爾為作計莫太迂曼殊一無語淚落紅羅襦　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復揶揄郎意久異同計事一何愚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辜郎今負義信慟哭聲嗚嗚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皇覓良醫強起事跏趺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　李中允詩云踟躕貯別館咫尺明河懸脈脈但相望郎言遂浪傳謂當羽翼乖聽續鴛鴦絃聞言一悲憤氣絕如絲聯已乃泣吞聲仰首呼蒼天　續長恨歌云食貧三歲恩情重恩情祗道長相共桓家郡主驀地來驚散鴛鴦夜深夢深情無賴金門客愁

煞颼風蕩魂魄倉卒墳園貯阿嬌將使犢車無處覓那料流光迅如電好信不來飛語遍野花村落白楊郊安得仙郎日相見含情一慟倒玉山杳杳冥冥去世間葛翁投藥雖扶起那得桃花還結子畫圖試展舊時容玉貌花姿全不是　孟監州遠記云其初歸也則不以遲暮為非匹而惟以得偶乎才子為幸其濱危也羣言紛搆猶矢若金石惟願得死于才子之手　彭侍講孫遹詩云優鉢從來不染塵無端號作斷腸春憑誰地下三彈指喚起迦文坐畔人　張文學闇然詩云曾說南園臥病時金槽猶撥祝家詞新聲不向豐臺度付與啼鶯戀舊枝　曹學士木詩云芍藥初開驟委泥豐臺猶見草萋萋甘心遠葬西施里若戀貧官與忌妻　楊文學臥續張夫人拜新月詞云拜新月拜月在前墀死魄回生後殘眉未埽時　至是病轉劇嘗曰令吾小可者吾當為尼懺除之　李中允詩云古今傷心人慷慨以永嘆庶幾法

王力遣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阿母夢所搴因之綺羅中愛叅清静禪 續長恨歌云從此香奩日日扃長齋頂禮願難成絲兜虛約香 既而謂予曰向阿三病時從予塵滿伏枕空房小胆驚

子阿三死京師 予藉其園居邀君日來以為幸今君將南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既而病發死 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弔自梁司農夫子暨張曹諸學士下詩詞文賦不可勝紀又有作鼓子詞同韻唱和成帙如雲間李穠李榛顧士元馬左西冷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嘉王麟遊陶篚劉義林諸君至同館生有託碧虛仙史作盋中花雜劇者 死時羸甚及斂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皆彙載别集

綏澤如平時任黃門詩云垂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易早殘偏怪瓦棺將掩處海棠猶作睡時看

初陳檢討孺人死索予為墓銘而貽予以絹絹淺黃色為製裙而喜囑曰假使貽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貽者既斂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栁棺中

續長恨歌云去路茫茫在何處矯首空濛隔烟霧金槽賣却剪紅裙大呌曼殊將不去　高徵士詩云羅裙淺澹剪鵝黃一束纖腰白玉床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為覔返魂香　吴文學詩云減畫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帶圍寬可憐紅絹空裁剪不付金箱付玉棺

西河集卷九十六